

<序品>之一

佛說《法華經》之時、地及法會大眾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現在講<序品>經文：

「一時佛住王舍城，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，萬二千人俱。」

「一時」者，即是同時。依文法來講，「一時」應該是在「中」字之後，即是「佛住王舍城，耆闍崛山中，一時與大比丘眾，萬二千人俱」，應該是這樣才合文法。何以又把「一時」提前？提前者，是要先講時間，然後才講地方。「一時」釋迦佛與大眾，聚集在其中，這樣，「一時」就連貫下去，不止是一「萬二千人俱」，還有其他的大菩薩、其他的天人、阿修羅，乃至人非人等，同樣如此講，這是序文，就要敘述那些人物。

何謂佛

講到「佛住王舍城」，即是佛在王舍城。這位佛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釋迦佛。講釋迦佛成佛以後，直至現在，在耆闍崛山，經過五十年，講成佛以後的五十年，未成佛之前是一個太子，這位太子不喜歡做太子，不繼承王位，私自去出家。他去出家志在什麼？志在修道。為何事要修道？

講到修道，可以脫離一切的障礙，脫離一切的苦惱，為了這一點叫做修道。不過這種修道很膚淺。究竟是不是這樣？當然不是，一定不是！不過，現在未講到《法華經》，只在序文那裡，就依照一些往昔所講的來講。如果講到《法華經》，什麼叫做佛？這就不容易講了；講到佛，決不是講太子出家成佛，此事就要取消。

很容易把此事取消嗎？可以！因為眾生看見他是這樣，他也給你看見是這樣，也是這樣講，就算是方便將就你們無福無慧的人，這樣講是對的；雖然是對，但又不實際，我講的一乘佛不是這樣的。

你認定佛今年就有八十歲，自出娘胎以後出家直到成佛，就有八十年，在不久之後，又會離開人間，所謂叫做捨離世間。之後又做什麼？就沒有了下文，做什麼都沒有了下文。如果要有下文，要讀《法華經》才可以；如果不讀《法華經》，就算了結此事。

而讀《法華經》的下文又怎樣講？是講佛不是今次成佛幾十年，乃是在無量無邊

世界微塵數劫以前，早已成佛。既然早已成佛，何以又說今時成佛？「今時成佛」這句是方便講的，不只是方便講，佛簡直做出來給大眾看，因為這些人的智慧微薄，不堪見佛有這麼長的壽命，也不讓大眾得知佛的真實。如何謂之佛，這些沒有講，隱藏了；等到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就忍不住要把自己的真實對大眾講，這就叫做實佛，就不是方便佛。因此，佛有兩種講法。我們如果不知道有兩種講法，糊糊塗塗，只作一種來講，這就不妥當。

作為真實佛來講，不須講權教佛，有什麼叫做不妥當？你認為妥當，可惜那些聽者不會聽你講。你又沒有經講給他聽，你只是口頭講：「喂！我講佛給你聽，佛是如此如此……」他如何能聽你？你就有必要對待來講：「有權佛，有實佛。菩薩亦復如是，有權菩薩，有實菩薩。」講清楚給他聽，講這個境界不同，各人信仰、見解都不同。

在這裡講，還未講到《法華經》，就依照權教來講，這也是很囉嗦，要講很長時間，而且又沒有什麼用處。

（有人或會說：）「你說要對權教來講，就能知道什麼叫做實佛，這就是有用處，何以講沒有用？」

若是把權教講透徹之後，然後才講實。權即是不實。實就是真實，這就以真實為真實，不以方便為真實。所以在此《法華經》所講的「佛」字，比從前五十年中所講的佛，你們各人所認識的佛，就大大不同，講出另一個見解。你們若依照中國人解釋的「佛」字，絕對無法講，極其量只是為你翻譯一個音而已。

什麼叫做佛？佛者，是印度音，應該有兩個字，即是「佛陀」兩個字。（你也許會說：）「『佛陀』兩個字我不懂。」你想懂也不難，我可以告訴你，把「佛陀」兩個字，翻譯過來我們這邊的意義，就叫做覺者，又叫知者。

什麼叫做覺？有人這樣略解：「覺者，有三覺：有自覺、有覺他、有覺行圓滿。」他又舉一個譬喻：「覺者，猶如睡夢覺，猶如蓮花開。」

如果是猶如睡夢覺，一切人都有夢，醒後就叫做覺，這就知道做夢，或知道夢不真實，不把夢當一回事，這就是覺嗎？

這也可算是覺，但你就別冤冤枉枉的說佛又是睡夢之覺！若依照這樣講，佛是睡夢覺，一切眾生都有睡夢，眾生也有覺，豈不是一樣，又有何奇特？不須你講，也能覺夢是虛假，覺現在眼見、耳聞、日常中所作所為不是夢，只是如此，就是你所講的如睡夢之覺。

這一種解釋真是可謂謗佛！佛是覺，不是這樣解釋；也不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這三種覺。總之，可以這樣講，你這種解釋未夢見佛的真正意義。

你或者會說：「經都有這樣講。」經有講關你什麼事？你又不是講經的人材。經雖然有講，你又懂不懂？你如果是懂，就決不會這樣講。由此可知，這個「佛」字，在世界上沒有誰能認識，什麼是佛？無法講。

我們現在講《法華經》，可不可以講？可以講，但也不是詳細分別應該怎樣講。應該如何講才正確？佛是覺，覺即是智，具足一切智。具足什麼叫做一切智？具足諸佛的智慧，諸佛一一都有廣大的智慧，任何一位菩薩後來成佛，同諸佛一樣，同覺，同是一切智。智即是知，什麼都知道。而最重要的知，是要知道一乘的佛果，才算是

根本上的知；同時，知道一切實教菩薩的功行善根，也可以說同時知道三乘人的三乘種子、三乘因緣，都要知道。

佛當然是知，他不必觀察而知，一了萬了的知，知道一切六道眾生及三乘眾生，即是十法界眾生中，誰有一乘善根，誰沒有一乘善根，全部都知道；世間上大海有多少滴水，佛也知道，世界上大地有多少斤兩，佛亦知道，佛不須秤、不須數，就知世上有多少粒沙、有多少粒微塵。總之，知道世間法，即算是覺者，就叫做一切智人；並非泛泛然說「三覺圓萬德具」就叫做佛。

《法華經》之〈方便品〉是這樣講：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」這就是講釋迦佛之智，十方諸佛之智也是一樣。「知見」即是佛智慧，此智慧非常廣大、非常深遠。這裡要分開來講，無礙、力、解脫等有無量；力、無礙也更有無量；無量力裡面復有無量；所謂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等等皆無量；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還有無量。按照這樣講，就是四重無量。佛具足四重無量的智慧，就稱之為佛，這就圓滿了。

但未講到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又不可依照這樣說，就依照從前所說，佛成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謂之如來，謂之應供，謂之正徧知，謂之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十號具足，這就是佛。以分別來講，就具足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這是權佛。

在大乘經裡說，這種講法叫做俗諦；還有一種真諦的講法，就大大不同。真諦是講空，即是無佛（亦叫做如來），如來之名是從真諦立名。大乘經裡有講明：「如來者，諸法如如。」諸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如如故，佛證悟一切法皆如如，稱為如來。其實，如來即是不來，如去即是不去，一切眾生都無來都無去，也即是一切眾生與佛一樣，即是無眾生。按照權教所說：「如來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

你或會問：「如來有什麼十力、四無所畏？有沒有呢？」是有！那是一個假名稱。假名稱即是無實體，又即是空。俗諦不真實故，只有空調之真實。這是大乘的講法。

小乘卻不是這樣講，小乘說：佛即是阿羅漢。怎樣知道佛是阿羅漢？是以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來講，一個作證轉：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，不復更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，不復更斷；此是滅，我已證，不復更證；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復更修。」佛以此事作證，講給大眾聽；若要作證，拿自己來作證是最好的，無須拖別人來作證，你又看不見，講天邊又遠，天上亦高，怎談得到？我當面對你講才是最好，我也即是阿羅漢。講佛即是阿羅漢，就是「如來、應供」；「應供」二字未譯之前，叫做阿羅漢，又叫做阿羅訶。

一乘實教也有這十個名號，也是如來，也是應供，也是正徧知，乃至佛、世尊，名號相同。既然是相同，何以又有權實可別？

實在來講，就以實教十號為實，權教十號套實教之名，名號是相同，而道理簡直不相關。我對你說什麼十號成佛，與此無關；如果要有關係的話，就要在《法華經》裡講一講，實教的十號就是這樣。那麼，一乘實教的佛號是十個名號，可不可以講？也不可以講。

為何又說他具足四無量知見？這是經文，我是不能解釋，要知道這種經文，就是

發表佛自身上的功德，就這樣謂之佛。這是《法華經》的一乘實佛，與權佛大大不同，把權佛打消也可以，重依實教來講。

經文說「佛住」在「王舍城，耆闍崛山中」，這當然是講有一個人，這個人向來有人認識他，他是淨飯王的太子，出家，成道，到處弘法五十年，誰不認得他？他就是佛！你只知道這些，卻不知道他這樣謂之方便，同時你又不知道他怎樣叫做真實。

現在如果想知道，就要聽《法華經》；你不聽《法華經》，從何處知？佛在《法華經》上發表，叫做顯實，顯實就說得轟轟烈烈。釋迦佛既然能顯實，即是實教佛；一切權教佛都同時可以顯作實教佛。不只是佛顯作實教佛，諸大菩薩初期是權教菩薩，現在全部都是實教菩薩。

實教菩薩有兩種講法，那些八萬菩薩乃是真真實實的一乘人；那些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人、天，有些是菩薩以神通力化現做古古怪怪的凡夫、古古怪怪的聖人，這些也是菩薩示現。那些八萬菩薩，你以為真是有骨有肉的嗎？他們都是示現的，即使是有骨有肉有父母也是示現的，就如釋迦佛也有父母，他何嘗不是示現？依照這樣講，這一個場合，就是一乘的場合，在未顯一乘之前，都是權教大乘、小乘的場合。這個意思我們要明了。

為了講這個「佛」字，如果要把權教的「佛」字講得徹底清楚也不容易，我相信講十年、八年，講二、三十年，也不能講出他的一點皮毛，不能講出他的萬份之一，何況是講實教佛？《維摩經》說「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」這三個名目，要講一劫也說之不盡。權教義理講一劫也講不完，而我們這些人，老實說，一句都講不了。

講一句本來是很容易講，不是叫你講一劫；講一劫當然非常廣博，你無法去講，而一句、兩句你應該要知道；但也沒人知道，就是這麼奇怪。所以佛教徒，在佛教裡講東講西，連自己的教主是什麼意思都不明了，你說慚愧不慚愧？這個慚愧到無地可容，都不知道向哪個地方去鑽進去，可憐到極點。

中國人喜歡講心，認為「眾生」與「佛」、與「心」，三法是一樣，「心、佛、眾生」是三無差別，他們是根據《華嚴經》來講。此事就好冤枉。心是什麼？眾生是什麼？佛又是什麼？摻雜混在一起講，又似乎說得對。好比缸瓦一樣，大缸瓦、小缸瓦、中等缸瓦，全部是泥造，除了泥就沒有缸瓦。現在去餅店看看，你說這種餅、那種餅、千萬種餅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是麵粉，除了麵粉哪有餅可言？什麼餅都是麵粉。

他們對物質是這樣解釋，對佛是不是這樣解釋？他們挖空心思地說：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。」如果講到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有一種道理可以講，依權教大乘，引《維摩經》入不二法門來講，維摩居士什麼都講二法，把二法徹底明瞭，就是不二。你明瞭心、明瞭佛、明瞭眾生，是可以說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」。

這樣講的「三無差別」，與中國人講的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又有什麼不同之處？中國人講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」是有；《維摩經》講「心、佛、眾生，三無差別」是無，心是無，眾生亦是無，佛也是無，這就無差別。維摩居士入不二法門，全都是這樣的道理，你翻開《維摩經》閱讀便知，三寶也是一樣，佛、法、僧三法為二，你了知什麼叫做佛？佛即是法、即是僧，又是無。從這個「二法」入不二，

任由你講什麼都可以。

有人以為：「既然任由你講什麼都可以，講『心、佛、眾生』又何嘗不可以？講法一樣呀！」這又可憐了！他是不依照《維摩經》入不二法來講「心、佛、眾生，是無差別」，只喜歡講有佛，向著「有」那方面來講，這就違背權教大乘的道理。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才容易說法。

說法處

講到「佛住王舍城」，如果說如來是真諦，就沒有什麼所謂叫做「住」。若說「住」，這是俗諦，俗諦是假的，太子出家成佛是假的，不會有此事。實在世界也是假的，王舍城又是假的。你以為真的有城？那些只是泥石磚瓦。拿什麼來造城？這即是沒有城。現在的王舍城是城名，本來講國名才正確，國叫摩竭陀國，摩竭陀國是國號。

「耆闍崛山」在摩竭陀國之內，不是在王舍城之內，哪有大山在城裡？現在經文竟然提出「王舍城耆闍崛山」。這即是用「王舍城」來代表國號。為何以都城來代表國號？這種講法也有不少，周圍都有這樣講，現在講得更多，例如，講華盛頓就指美國，講白宮也是指美國，講東京是指日本，講南京、北京是指中國，講倫敦是指英國，莫斯科是指俄國；他不說俄國，而說莫斯科。人們總是用一個國都來代表，你要知道此事，古今都有這個習慣，你就不要懷疑山在城裡，你若以為經文分明是講那山在城裡面，那就冤枉了！

什麼叫做「王舍」？這不必考究，如果考究起來，又很囉嗦，又是不大正確，你的考究一定是引經據典，這些經典是否靠得住？我們可以講，未必靠得住，這就不必去囉嗦。

講到這座山，名叫「耆闍崛山」。耆闍崛之「崛」字，本來不是「崛」字，但是翻譯一直傳下來，大家讀經都讀「如」音，不是讀「掘」或「屈」音，不是依照中國的正音去讀，是借音叫做耆闍崛（音：如）。

「耆闍崛山」是音譯，意譯是靈鷲山，又叫做鷲頭山，又叫做鷲峰山。此事不知如何說，它不離那個「鷲」字，鷲是鳥名；靈鷲者，是鳥靈，不是山靈。這鳥有何靈頭靈尾？牠也有些靈氣。這種鳥好像老鷹那樣，大老鷹兩、三倍，吃人的死屍。除了人的屍體之外，牠不吃別的東西嗎？牠有吃別的東西，但我們不必去理會，現在只講牠吃人的死屍。

吃人的屍體有什麼好說？因牠有靈氣。何以見得牠有靈氣？某一個人或病不病，牠能知道某人會死，這就是牠的靈；那個死人未死之前，牠都知道。

我們又不是鳥，牠又不會對我們講，我們又從何得知牠能知道？因牠有一種表現令我們知道。假若某一家有病人、或老人、或受傷等等，近於死亡，這些鳥就一百幾十隻，或二、三百隻也說不定，一大群飛來將死之人家的屋頂，在那裡等候，整天叫個不停，那些鳥已經飛來這地方，象徵屋裡有人將死，決定無疑。

其實與牠有否關係？若說與牠無關，又說不過去，牠即是叫屋裡的活人把死人抬去山腳樹林那裡，放在那裡讓牠們來分屍啄骨，供養牠們。

此事屬於四葬之一，叫做鳥葬。四葬者，有土葬、有水葬、有火葬，這種叫做鳥葬。抬去山邊，那些鳥很快就分屍，啄骨的啄骨，啄肉的啄肉，屍體的骨頭都不見了。這樣牠豈有不靈？

還有一種情形，牠們沒有飛去某家齊集，但死者曾吩咐，或沒有吩咐，他的家人也把他抬去山邊喂鳥。那些鳥也很高興，又可飽吃一餐。

更有一種離奇的現象，若抬去屍體，牠們不吃，簡直不理睬，此事就很麻煩，很令人擔心，恐怕搞錯了，不應該抬去喂鳥，或者應該水葬，或者應該土葬，或者應該火葬。是不是這樣呢？非也！若他本人曾吩咐，既然抬到這裡，怎會抬去別處？鳥不吃有什麼辦法？這就要向山林祈禱，所謂打齋，那是宗教家的作法。祈禱之後，那些鳥很靈，就迅速飛來，屍體一下子就不見了。這樣說就可算是鳥靈，人不如鳥乎？人都不知道！此鳥如是謂之靈。

那座山的形狀像鸞頭嘴鉤，即是象形，就如人們每每見一塊石頭就說像什麼，似龍、似鳳、似人、似鬼；看到一座山，就說是某某山、某某山，安立很多山名，也有少少形象。靈鷲山亦復如是，即是象形，這就謂之靈鷲山。

我們釋迦佛在靈鷲山聚集人、天四眾，常常在這裡說法，但也不是絕對不離開。佛在世時有五個精舍，五個精舍差不多好像磨盤那樣輪流去，今日到那處，明日到別處，或者這個月在這裡，下一個月到那裡，這樣到處去，叫做宣傳佛教，所謂度眾生是做這種工作，不是永遠常常在靈鷲山。現在講《法華經》就先在靈鷲山，後來就在虛空。未講《法華經》以前先講《無量義經》，然後接續下去，故說佛在靈鷲山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